

卷之四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五

周在梁園客

豫儀 周在浚雪客 鈔

周在延津客

孫金礪

介夫浙江寧波人
文鈔

別盧太史書

古人朋友之道內相表正外相揄揚故聲譽不起歸其咎於朋友今人反是當面輸心轉眼誚訕世兒反覆古人早有同悲焉然亦不足怪人之度量相越譬

已下連引
幾箇譬喻
錯落變化
得蒙莊神
髓

又開

猶器也。虛大者所蓄必厚。淺小者加以倉粒勺漿。有覆溢焉耳。君子之德。譬若高山大川。于物無不容。無所不見。適以成其大。見其高。小人之初見勝已也。未嘗不知慕。積慕生畏。積畏生忌。畏忌之心。積而仇毒之。機成矣。烏乎。六經之道大矣。從而事之者。非一人。不一世。鑿井求泉。進止存乎其人。已則瘖矣。而怪怒繞梁之人。豈不寃哉。豈不寃哉。未聞翳桑之餓者。剗刃鼎食之。趙宣軟怯之。叔寶移恨有力之。烏獲也。

與王惟夏

辱足下以近詩見示。僕讀之終帙。有動于中。忽而嬉笑。忽而歎息。忽而叫若號呼。甚且繼以涕泣。座客見僕笑亦笑。聞僕歎亦歎。或亦泫然。顧僕而泣。詰之云。不知其所以然。惡僕之忽笑。忽歎。甚且泣者。惟足下詩爲之也。座客之或笑。或歎。且泣者。僕爲之也。足下之詩。足以移僕于忽笑。忽歎。忽泣。僕之或笑。或歎。或泣。足以移座客于皆笑。皆歎。皆泣者。皆本乎情爲之也。夫凡物之不足以動人者。雖刀鋸鼎鑊。臨于其前。華袞玩好。陳于其後。執夫人而語之。曰。爾試爲之。若

以下如江河之決西漢中佳處

是則得諸此不爲之則得諸彼有必艱于色不則披
身走耳既而存焉者百不得一也何也以夫不足以
移其情也夫情之所移誠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也嗟
乎以足下之才名日有於四方白眉黃口幾無不知
念其姓氏而時之欲依以揚聲者載贄致慇懃奔走
絡繹於道路四顧足樂已使之簪筆柱下風流可觀
而兀坐窮經孜孜焉取今天下所謂文章之士而雌
雄而甲乙之殊可悲也卽遲其遇已又出無端之憂
患以撓其志意使其湮鬱騷憤不平之氣無所託而
一寄之于詩以動人之嘻笑歎息涕泣不又誠可恨
也夫雖然君子之于患難也不以其道得之雖與之
會而無所嬰於心其去而過之也若疾風恠雨之驟
於空庭若嵐霾瘴霧之翳于深谷少則開霽焉而已
君子患夫身之不立名之不章也事故之來無故加
之而何與所可懼者名日盛望日益重知交日益以
衆廣其仰而指之也必益求備吾與足下皇皇戰戰
視聽言動惟期寡過斯已耳筆墨之事其餘焉者也
惡君子之欲立其身於最上也夫亦難矣哉

要知通篇
主意在此
句上

快帶詩作
收

馮震

青門河南祥符人伯宗子

與雪客

去除夕七日守短檠坐至夜分寒光慘淡微風出入
樹間悲鳴悽響彷彿漸離之筑無愁人對之亦當愁
况弟愁人乎因以大白驅之能無效劉伶頌酒德乎

答高雨吉

弟學書頗廢筆筒中所存未甚老而禿但欲以一筆
易一畫何如雖然同一畫也更願世兄作長江萬里
圖不願五日一石十日一山也

唐時升

叔達江南嘉定人
嘉定四先生集

與曾長石編修書

作詩之道非難非易易故三百篇多出于野夫游女
難故成一家言者代不數人若僕之懶慢廢學非曰
能之間嘗從事於斯而得其彷彿焉譬諸組織一經
一緯一玄一素雖由女工之手而必成於杼軸疎密
輕重各有其度不可違也能取古人之言而吟諷之
嗟嘆之久之知其言之所以然又知其言之不得不
然由是而得之杳冥之中出之恍惚之際不規規於

古人而自與之合。如是知不為飾者笑矣。乃其神而化之。則存乎其人耳。至於是而又不能無得失。則如廻颿之擲賞音者。知之勞薪之歎。知味者辨之。若夫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此皆詞人所當反覆也。今兄將有黼黻一世之用。雖所為詩字。字珠璣。亦何裨益。然借以發舒其意氣。陶鎔其性情。則養任重道遠之望者。烏知不在此乎。

弘

儲

繼起靈岩和尚江南通州人

與石谿師

緇素通病

近因禪林氣象。颯然如秋冬。生意不復作。皆由衲子無心胸。節烈隨風而靡。一味喜人。嘆譽略加針砭。便掉頭不顧。如石公之寵辱不驚。始終崛強。聞見固不易得也。久懸之榻。不知何日四稜蹋地。一葦可航。正是時耳。隱禪南來。幸不吝指教。不致虛費草鞋錢也。

大

嵩

友蒼

與介丘師兄

峯巒峭異。鶴不停機。水西可當一面。入院後。山頭踏開草徑。巖際汲引春流。雖水落石出之勢。尚自搖搖。

而牛背鐵篋。或可橫吹也。再留得頂笠荷鋤之人數輩。相與品字支鐺。掀翻雲霧。便可安心作投老計耳。惟是回望牛頭老子。日朝雲漢。橫卧大庾。真不啻霄泥之隔。所苦白紙頻封。千里相寄。實難于問津也。小力旋附此相聞。並慰法愛。惟望調適道體。應時順物。使竹栢交蔭。烟雨濛濛。座上之石。無令其硯處可也。

賀

裳

黃公江南丹陽人
蛻庵集

與管君售

裳白。君售足下。自斬蛟橋畔。暫得連鑣射虎墩前。遽

讀數卷清
遠文字後
忽一逢此
如空山無
人偶聞絲
竹那得不
令人神怡

成分袂。方期捫鶴之遊。竟爽釣鱸之約。嗣後星霜幾易。尺素尤稀。緬思僕少時與足下輩。一船書畫。常浮笠澤之烟。萬壑松蘿。閒踏鍾山之月。車乘薄笨。接俊士于龍門。擔具樽罍。慰良朋於馬廐。雨中看石。戲被榭葉之簑。寒夜苦吟。互擁蘆花之被。浪笑不休。持杯漫曠。劇談無已。炊飯成糜。共言此樂可常。豈意於今不再。况社中諸子。悉已雲翔。我輩數人。獨嗟霧隱。僕更頻遭歉歲。卒遇憫凶。避債無臺。埋文有塚。頻歌魏武之詩。壺敲已缺。久失鍾期之聽。琴破不修。筆畔則

文中具有
畫意抵過
唐賦一則

苦遇石田心織而多成貝錦所幸桑麻雖少杞菊猶
奢尚得折桂煎泉牽蘿補屋半規涼月偶分隔巷之
詩聲一徑濃陰久借隣家之樹色松風晚奏可代鳴
絃桐露晨流足供濡墨適逢名酒暫慰良宵嘗想誤
書得消永日至若讀張水曹之篇什如聽絲簧對柳
司馬之紀遊若臨山水則倦亦忘疲飢嘗當飽近更
以藏書不廣惡札堪羞夏思題紳帶以紀言種芭蕉
而習字至於一端純錦或遭剪授丘遲然而五色斑
毫尚未付還郭璞略陳近况以代晤言獨憾蘭亭之

集無期竹林之遊不繼所祈良夜蟾明重命攀嵇之
駕寒溪雪漲還乘訪戴之舟援筆酸辛臨風嗚咽

與陳生

悽錦哀玉
橫集筆端
秋菊春蘭
紛來腕底
至于若斷
若續如咽
如歌似雷
塘之路烟
雨迷離不
知身歸何

別後數日竟捨筏就陸時月彩漸沉星光欲滴對殘
燈而盥櫛憑欹案以鋪餐盈漏猶鳴疎鐘未歇暝行
許久曙色始開霜鋪石滑候廐吏以同驅露漲津迷
喚漁郎而問渡寒塘寂歷不聞鷺鶩之鳴荒埜蕭條
未見牛羊之出俄而炊烟漾日酒幟搖風黍場雀噪
見鞭影以驚飛麥隴雉潛聽鈴音而突起頻經峻坂

處

純以詩腸
結成賦體

屢陟危岡。偶逢紅樹。半晌停車。忽見白雲。移時策馬。
 既而征鞍已倦。客路猶迂。離離亂影。鴉翻落照之中。
 噓噓哀音。雁唳濃雲之下。羨棲禽之先止。怪鴛鴦之
 不前。煙籠孤樹。月中遙望。疑人風撼危柯。露下驚聞。
 似鬼欣逢。邸肆得解。驟駢沽醪。節旅况之辛。枕劍作
 長途之衛。追思在足下齋中。臥披画帳。坐伴爐熏。聽
 奔澗之泉聲。賞橫窗之木影。何可得也。更圖聚首。勉
 益加餐。

代從孫聖朝上兩學師祈蠲贄書

以錦心繡
 口寫其壁
 立釜懸窮
 愁人都不
 寂寞

某夙遭不造。生觀憫凶。悲類小同。遡音容而未識。傷
 如根矩。過學舍而凄其。慈闈聖善。畫書之荻。還以供
 薪。小子窮愁。燃讀之糠。半將膏釜。仰視星星。華髮行
 屆六旬。頽憐踽踽。孤踪漸臨三十。蒿荆不具。安望牽
 絲。餽粥何來。惟資拾橡。四壁蕭條。併乏當鑪之偶。一
 囊羞澀。兼無露宿之車。就井欄而習字。白石成緇。反
 衿袂以題書。素衣變皂。偶爾千言之奏。幸邀一日之
 知。獲厠費遊。俾偕棘試。升安定之門堂。式觀禮法。拭
 龍亢之講席。薰繹德音。誠知鼓篋之儀。當展進艇之

敬其若承筐之志不酬懸磬之家矧今擔簦負書既
自感深行李抑且炊桂食玉尤先慮切司饗伏望特
賜包荒曲加軫恤。恕匡鼎勤傭之日貸兒寬都養之
時銜恩寧減于飡花報德必期於顧印敬陳哀悃佇
荷慈涵。

與從子天士書

鄉城相隔向未知吾子之深近自爲竹林之遊始知
足下負有至性論有本源夫非常之人豈常人所能
識哉願足下毋自鬱鬱亦何獨足下古數有之韓王

孫一市不知一女子知之謝惠連其父不知從兄知
之王汝南其兄不知閱十餘年其姪始知之骨肉尚
爾况外人哉維物亦有然柯亭之竹爨下之桐荆山
之璞豈惟無過而問之者蓋將駸駸不免然率爲至
音奇噐始之詆而辱之者既且交口譽頌是以知足
下之必有得於後也願無鬱鬱然僕亦有一言願爲
足下進焉世之齟齬足下者以疎節不媚耳今欲足
下荏苒筋骨甘柔言詞伺察人顏色度足下不能僕
亦不爲足下願獨恐世棄君平君平亦棄世將高卧

丘壑漸趨於枯槁。此僕之爲足下慮也。夫士生于世。其陋者以富貴相期。淺者以文章自足。僕則謂當以濟世安民爲念。不若究心經濟之學。寧有具而未用。無待用而索具。今足下齒方壯。正積風負翼之日也。幸自勉旃。以遠大者爲期。無以僕狂言之。以自誤也。賀

宿

天士江南丹陽人

答文友論文

文章固宜高深。亦貴正大。如洞庭之月。峨眉之雪。誠遊觀之美。然欲建都會於此。擁千官朝九譯。共球獄訟之所。受成條教。號令之所。敷布必有所不可。故古人有削其靡曼。以趨峭潔。而文始高者。柳州是也。此善於進者也。亦有貶其佶偈。以就顯易。而文益奇者。昌黎是也。此善於退者也。僕又常戲論水莫奇於瀑。然不可以舟。曷若江河湖海。其幽則產珠貝。藏魚龍。其顯更可以利漕漑。通商販。爲觀鉅而其功尤偉也。僕爲此論。誠井中之見。冀履高岸者。援而出之。惟足下不吝剖晰。而教誨焉。

與鄒訐士書

許士文境
如是

僕僻居一隅。爲文無所師承。惟就紙上得師耳。然其始不知揀擇。猶昧者之登山。其間觸崖壁。墮谿壑者。有之。蓋途窮始返者。屢矣。後乃知有坦行之徑。而才庸思拙。往往恨手不應心。心不迨眼。若足下直如跨鶴而行。一舉遽造其巔。頂摩星辰。雲霞烟靄。出於履舄之下。俯視一切。不屑。故事半功倍。始信天授有限。何可企及。僕遊于世久矣。凡當代宗工鉅匠。生平未嘗輕爲褒譽。以此名抑鬱而不彰。然終不能自悔。以隨聲附和。至意所不許。雖古人猶著論非之。今乃折角於足下。願益努力日進。以慰故人之望。

與友人論乞誌書

誌銘者。所以垂不朽也。因其文辭之美。吾親附之以傳。此當屬之文人。不必定托之高位。計古今地下之石。何止萬億。而流傳耳目者。有幾。每見輦金以求顯者。其人或不盡能文。或諉之門下士。其門下士亦豈真得韓歐遺法者。不過襲耳目間熟習語。略參以狀中事。文成顯者。或點定數字。或仍其本無所竄。封示其子孫。如授拱璧。究其所得。不過葬錄。送時人或指

而目之曰此某大僚之文也。旋即棄擲。僅供覆瓶之用。於親何益乎。僕謂其人生平不能文者。位雖尊。文亦可以無乞。誌必如廬陵。始求之可以無憾。不則寧缺之以待能者耳。

與陳賡明論琴書

琴之爲器也。通於道。然聖賢以此平其性情。後人以此縱其淫靡。如長卿輩。固已失琴之本意矣。然猶心手相應。至今日所爲琴譜。僕觀其詞。皆俚鄙。又有但傳指法。無篇章者。夫情生於文。目無所觸。則心無所感。既無所感。則亦無所思。既無所思。手何所應。徒記其疾徐輕重之繁聲。以娛耳。此優伶之事。君子不爲也。如有能傳古調操雅音者。僕亦當就學矣。

堵廷棻

芬木江南無錫人
雪堂自鈔

與王玄炤

往從陳老蓮。西湖書画舫。爲作梅花八幀。粉紅萼綠。居其二。紅梅一株。垂古僻。直浸流泉。復轟而出。作濃花數朶。水中有花影。紅艷浮動。沄沄綠漪中。一黃綠小鳥。集旁枯枝。斜窺丹葢。欲啄更停。若聞水鳴而却。

諸公可以
罷絃矣

昔人謂剪
永興字以
分給衆人
無不如願
余意欲碎
摘此牘雋
語以分贈

倪黃諸公

蕭散簡遠

覺畫之神

韻俱動古

人題畫諸

詩遜其入

微

顧者萼綠一枝斜出一正面花微側作視下態從以
上半朶俱覆下一水仙枝葉半在紙外二花參差仰
笑若明月深竹湘君對影微聞嘆息聲正不知商略
何語旋授余水墨曇花法一瓣作一起伏用半濃筆
勾如鐵線急用水墨從線外暈開逐瓣一暈故無滯
筆蓋手捉兩筆也外旋用水筆法法淡淡去襯出白瓣
淡去故其花若落墨若不落墨有不卽不離之妙而
雪月之光自出勾瓣須用力不作呆圓證此甚難也
華光曰四十年畫梅近覺瓣稍圓耳始知亂抹胡圈

全是野派家藏徽宗紈扇圖粉花綠枝宛轉窺映而
不失老鐵之性又從項氏見朱篠瀟洒數株夾墨梅
一株旁題曰墨梅朱竹予竊摹倣與可跡亦有漬墨
作花者但枝不甚文楊補之未見其梅但見山水小
幀花葉勾折細勁亦用墨暈嚴整中有氣韻卽其梅
可知也大抵梅花能而衆卉可遊刃也

與吳冠五

近人論史有可通之作詩者其語曰或一語可當數
語或一字可代數字或百千言不能形容而三數言

六經之文多是如此作詩尤不可不知也

令人擊節。或詳之數千百言。反紆而抹之過半。爽達有餘味。或長言一氣而易盡。或短語不能使人卒讀。至以一字爲句。風雷競起。全體俱竦。則運字之妙。不可窮詰。猶之書法變化成家者。各自得力。不能喻人矣。至于無字句處。往往可以言接。則又以文斷爲佳。如書以燥筆見空。爲奇。画家以虛處養神者也。弟每有此等觸悟。乃信古人觀舞劍鬪蛇助草法。真了不異人言。

汪琬

茗文鈍菴江南長洲人

與王築夫

琬啓。自去河間以後。每入逆旅。輒發先生文。讀之驚歎不已。中間如藺副使郝太僕傳。胡孺人壽序等數篇。尤有卓見。琬少孤無藉。數年以來。復爲利祿所驅。雖嘗以其餘日。亦有志于經史之學。而茫乎未涉其涯。汶汶乎未測其底裏。此儒者之所悔恨。而賢士大夫之所不屑教誨者也。今夫通邑大都。莫不有萬家之衢。百物之肆。上有珠玉綺繡。下訖噐用服食之類。煌然雜然。取之具足。於是行旅之人。挾金而求貨者。

穀相錯趾相踵。衽袂相聯。各得饜其所欲而去。可謂繁庶矣。然使游閒無資者過之。則雖旁皇嘆羨於其間。猶無益也。今琬之於經史。才不足以究古人之微。識不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有簿書以累其心。往來酬酢以勞其力。朝誦夕忘。一無所得。辟諸無資之人。亦徒旁皇嘆羨於衢肆之間耳。又安能饜其所欲哉。先生則不然。其才足以究古人之微。其識足以窮古人之變。而又無簿書之累。酬酢之勞。故能一志凝神乎此。以求得聖賢之緒言餘旨。而陶然自樂於環堵

之內。及其發爲文章。氣厚詞豐。如風雨之驟至。如日月之四燭。如尊彝俎豆之淵然邃古。而實可以利物濟用。其亦無愧於作者矣。詩傳有之曰。干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謂衛文公臣子建旄乘馬。數往見賢者於浚邑。是爲好善。故賢者有善道則樂得而告之。情無所恡。琬旣迫於公家之事。不能匍匐數百里。以與先生相見。而其區區好善之心。猶欲自比於干旄之大夫。願先生有以告我。而無恡也。文集一冊。并納還。琬再拜不宣。

俞琬綸 君宣江南長洲人

自娛集

我輩鍾情語

幾個春來無淚痕，千古斷腸語，寧我腸斷，勿斷人腸。以我輩人，令人作妾薄命詞，使後人腸斷，奚以我輩為矣。弟扇頭二詠，一麗春詞，一傷秋語也。唯兄知情，惟弟愛情，敢為人作樓東賦乎。正遣人來，乃兄惠至，即以附去。如新詩嗚咽，不能展觀，容且屬和。

與同年某

每於月底花前，言念風采，言念欵誼，獨步百迴，渺焉

寫事能自出手筆

神往，及逢驛使，動筆寫懷，輒未數字，而裂紙嚼去。蓋臨風靜想之神，過於晤對，巧於夢寐，纔落筆而真失耳。年丈雅愛吾書，弟不能謙，惟感年丈能愛吾書為知己，乃別來，淡墨數升，盡歸椽曹兩廊架上，與屋梁塵宰堵雨絮結為團，而竟以歸鼠之腹，架上者之薄命，與愛者之有情，相憶而緣淺，可歎也。然機緣雖淺，作合有神，長夏初秋間，願以新作草書數筴，以當長安蕙纒之贈。家兄名某，倘不揣投刺，幸門者進之，彼無他腸，但於都中，敝止，每以辱顧，時曾望顏色，別來

瞻戀無已於懷耳彼臨岐受緘躍馬而北弟深羨之羨其見年丈之早於見弟也春雲引思谷鳥牽愁遇有青鴻幸有以慰

安紹芳

懋卿江南無錫人
西林集

報友

事遂至此耶良可慨歎費長房失符當奈衆鬼何

失名

與沈眉生

古文一道弟嘗歷覽弘正以來作者竊有未滿蓋本

之經術者淺而能為世用之言寡也然其集具在有體有文未嘗不可鳴國家之盛視之今日則又遠矣今為文盛之時而不知其衰實甚高稱秦漢而駢麗尚不及六朝動言韓歐而俚質又直如註釋且過情之譽盛氣之詆輒盈篇幅兄試觀今之作序者有不似作論讚乎作論策者有能條暢根據乎作傳記者有切事情乎作章奏者其言剴切而擬制誥者其詞簡正乎此無論秦漢唐宋視之弘嘉諸君真有司隸威儀之嘆矣弟嘗閱今人之文其援引鋪衍似古人

才學所不及。不知所以不及。古即在此。蓋真與不真。而有體與無體異也。故不揣稍欲自振。雖不敢上擬。古作決不敢下效。今人蓋弟亦嘗肆力經史。而出入于八家矣。又不欲襲取一語。覈其體制。以歸於清潔。庶幾自成一家。然實未能也。

雷士俊

伯顓陝西涇陽人家揚州艾陵集

與王于一

送臨侯先生序稿呈覽。先生百世人豪。固無藉於斯。然弟嚮之。盡心力而為之者。亦敬慕之至耳。文章一道。弟甚疎懶。獨於先生不憚煩。至於再至於三矣。又何必待人求作。且文章亦非求之而遂可作。作之而遂能工也。

與李艾山

弟今春始學為詩。近日讀社集。不敢輕作。廢者久之。不能自止。執筆為此。又作以贈能詩之人。可謂不知量之甚者矣。雖然。鵬蜩異飛。亦各循其力之所至。何必相愧乎。敬錄以進。

與孫豹人

衰經而與宴會。賢者所譏。仁兄讀古人書。豈不愛人。以德乎。然闊別經旬。思得一晤。暇時過訪。畱坐說禮。煮蔬炊糲。見賜以喪食。弟自不敢辭也。

又。出詩筆為此。又。以韻論詩。古人可謂不。曩晤。會有他客。數語別去。過訪。又不相值。誠交遊恨事也。徧檢詩源。得讀佳篇。金山嘯月樓諸詩。雄健有工部風味。至貧來憐義僕等句。更爲深刻。鍾譚觀之。服絕矣。大抵鍾譚論說。古人情理入骨。亦是千年僅見。而略於音調。甚失詩意。詩以言志。聲卽依之。鍾譚詩歸。譬之於人。猶瘡癩也。雖不盡如此。然古人好詩。一入其選。則作如此觀。四家詩選。可救鍾譚之偏矣。

又

築夫素心人也。仁兄招飲。一尊一盞足矣。且儉薄所以居患難古之道也。

又

啟奩過盛。或仁兄愛子情。須如此。而律以往來之禮。不應獨厚如此也。驚愧兼至。此後一切饗壻。省女諸事。乞痛爲節約。緣我輩納身窮途。作事不可不量力。

而道已在是與其畏見笑于鄉人不若求免譏於賢者也。秀才酸言却亦至當。仁兄終不聽從邪。

與張六息

仁兄到家計已半月矣。內有兒孫牽衣嬉戲。外有玄圃輩把酒談諧。快心何如。弟白首一室。但書債未了耳。嘗思好書與好酒好色。同是一癖。家產坐此蕩盡。而好之不止。胷中至死無悔。然明知而不能戒言之。可笑。家姊衰老。何日得見。慎食眠。省惱怒。惟此之囑。

又

陳言夏詩選最盛舉也。然郡城人情薄惡。弟與築夫。謗議不少。若復行此。又爲詬訕者。樹的矣。凡身處泥塗者。不願人之獨潔。人情不甚相遠。仁兄亦當鑒此也。

答王築夫

入夏以來。弟噐皿簪珥。俱歸之質庫。然弟終不肯向人一言者。仁兄可思其故矣。我輩處今日。惟有痛自裁減。一法竭忠。盡歡。古人所戒。今人并未嘗。忠未嘗歡也。察言觀色。自知之耳。

與施愚山

士俊白愚山足下去歲十二月望後小兒從城攜足
下臨行所畱札至纔知月初仙舟已挂帆而西矣志
失氣塞恚悶久之士之務結納以要名者一鄉一國
皆不乏人彼名於世某能詩某能文某能詩兼能文
而考師友淵源立言卓爾如古人一鄉無之一國無
之也時或有一二能詩文者與之遇會則拱手宴則
舉杯彼可亦可彼否亦否而已背輒置之去則猶塗
人之遇塗人既多且汎略不省記而能者與能者遇

比比而是
寫出便堪
大噱

始不必識面又不必有人爲之紹介見則坐語移日
深相傾動感而泣下樂而忘疲一日不見則思去則
念茲在茲不釋於懷雖出處道異貴賤分殊而合若
符節彼有相傾動者不因纖介耿耿也緣此往冬倉
卒定交足下旣樂得僕與築夫僕與築夫亦以得足
下爲幸也觀海集序僕自索作之然不敢措筆晝食
夜寢輾轉於心者兩月今春始書之成篇文未必佳
抑不可不謂經營之苦矣僕往冬曾補作一送序此
體韓曾多規少頌乃古人忠告之義創於顏仲二子

序中聒聒。非欲足下忽於事勢。輕爭之而輕爲之。胸膈須蓄此意。乘機伺便可爭。然後爭可爲。然後爲。苟其說行。有功於世。不小。二橐具呈。足下何日至廣陵。僕雖窮困湖濱。構有草堂。又空懸一榻。如煮蔬炊糲。雄談數朝夕。亦甚快事。辱在知己。不禁交淺而言深也。士俊白。

答李岷瞻

施尚老久已到家矣。貧士贈人。但有文章耳。竟無一字及之。深爲悵悵。然文章務在工而可存。不論遲速也。尚老或喻弟此意耳。

陳

舒

原舒浙江杭州人

與兒建中

我病是貧根。貧不可却。則病不可除。略有升斗。便鱗鬣動盪。若不至鈎腮乾挂。還可自濡。不必憂我死也。

答程司空

爲石谿大師画

公此画所謂人中天。在石公果位上應得者。他人便消受不得也。論某題數字于上。却不帶將。貓鼠升天耶。多幸多幸。

黃虞稷

俞邵福建晉江人家白門海鶴先生子

與陳孫穀

數年來坎壈困抑憂讒畏譏有累紙不能爲知已告者兼以兩遭刑足貧病顛連幾無人趣秋風蕭瑟出愁入愁年已過壯顧眎此身茫無着落中夜思之竟夕輾側遐想先生磨墨盾鼻拂箋壇面颯颯作書意氣飛舉人生得此亦足以豪一眎夫蓆舍面墻作蒼蠅聲者真如神龍土蚓之不可齊量語也

寫來好笑

與馮訥生論讀書

宋之議論說事無過三蘇簡質平淡歐曾所擅此猶世所稱耳他若後山之潔古放翁之蒼鬱同甫之創闢止齋之典實及元道園曼碩石田巴西皆嚴而有法未可廢也論詩者不及宋元然宋多入情元多雅調學者取裁于漢唐取資于二代其法也爲文闡奧于六經史漢八家而以諸子爲園亭別業亦何不可食五穀者將屏置海物邪知不然矣

再與馮訥生論讀書

經者經之以天地者也史者紀之以日月者也子集

參之以三光者也。經史醇乎醇者，子集疵而間夫醇者也。削其疵，存其醇，于經史何害乎？堯囚舜，死百家不能無僞，亦第信其醇者而已。如以一端之謬，遂舉子集而盡廢之，則亦將以位明堂而退戴記，侈神怪而削左氏傳，貨殖而黜史遷，統曹魏而擯涑水矣。其可乎？儒者作用，見前而具此體用合一之言也。然世間何事非用，何事非學？學正所以善其用也。兵農禮樂正宜酌古制今，名數固爲粗迹，然舍名數又何流之可考？何精之足究耶？今日正欲同志之士分任以彙其全，如安定先生教學之法，否則自非聖人窮大失歸之病，正自不免耳。論真數語，足與無大師相發。吾黨所宜奉爲箴銘者，所謂作真勤學人，以淡聲色貨利者，正謂有生以來四者何能遽斷，正以此真心淡之。于此徑深者，于彼徑自絕。此下學鈍根致力之法，而曰姑作者，亦謙讓未遑耳，不得曰當仁不讓而病其辭也。不讀書亦可入道，世自有此上根。第弟反察，不敢自欺，况紫陽教人用虛於實，若必屏棄，乃可入道，則經史可糟粕，歌詠亦玩物喪志者矣。總之世

有不讀書入道之人。卽有讀書入道之人。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者也。吾輩讀書。當置身書上。以有主之衷。出而應事。無廢事矣。入而讀書。無難書矣。蓋能真見道。則藝卽道也。不能真見道。道非藝乎。讀書不僮作文人。弟前已及之。任道固吾輩分內事。然任道之心。貴勇。入道之心。貴明。守道之心。貴堅。求道之心。貴虛。四者未可缺一。而要不外讀書窮理耳。前舉宋集。第以略著者言之。他若石徂徠之正大。王元之之簡質。汪浮溪之藻麗。楊誠齋之詳贍。周益公之溫醇。家四如先生之奇奧。詩若西崑之駢麗。不殊。溫李石湖之清穎。可方。錢劉紫陽雜興。有子昂之風。臯羽歌行。入長吉之室。他若陳造戴石屏。及四靈等。俱不媿作者。元若黃文獻。柳文肅。亦彬彬大雅。余庭心規模三謝。薩都刺。庶幾唐音。陳衆仲。吳淵穎。文皆有法。世固不盡稱之也。承問再舉以奉詢。直諒之道。今人所難。乃獨見於吾兄。受益多矣。卽此更訂金石之交。故敢以狂瞽之言。陳之以候再教。非敢爲角辯也。

可補前人所未及

馮肇祀 再見

戒弟書

人要知自己痛癢。然後知人痛癢。人亦知我之痛癢。見吾弟一往矜矯之氣。覺人人皆不是。而我獨是。故滿身荆棘。無處可容。若使人人自以爲是。盡以我爲不是。不惟不是者。固不是。卽是者。亦不是。終日紛逐。于是非之場。無有了期。究竟不過着衣喫飯。有何益處。願弟時時體認吾言。平氣以待。少破人我之見。自然彼此痛癢相關。安于無事。羅刹化爲佛菩薩矣。

房天駟

大生江南江寧人

復王總戎

玉璽

賢勞王事。行邊良苦。然秋空絕塞。畫角聲餘。正大丈夫。壯懷淋漓際也。辱來札。順復不一。

與萬水部開來

弟孱怯士耳。不能投石超距。出塞入塞。若許挾五寸弱。穎油素數尺。從諸子揚。屹風雅。遜心不朽之圖。則弟方壯。猶是十年前。長安酒樓上房十郎也。

復新城王子底

齊賈還。索有遠函。并香奩二冊。快讀之。益歎古道雅。

有一篇長
歌在內

金彈拋林
致何爽越

懷聲色滿紙離思咏歌風流未散也但惜不見令弟
貽上所爲三十章又續十章次第聆雙鬟發響何羨
楊柳外曉風殘月哉

高嶽岑

蔚生江南上元人康生弟

與樂園先生

譜牒唐宋以來畫家源流系次及其所論著以爲画
史如詩話詩品之類世固不乏卽董宗伯諸人亦皆
各有編輯由其所說肆而習之宜人人虎頭家家摩
詰矣而其臨素命筆則一切詮諦皆無着處止是

自家與文
家每每相
通

自家料理自家筆墨一往與境會者爲有變化無端
之妙耳辟如舉業家規規奉昔人典則如公輸授墨
庖丁秦刀伯牙進操聞鐘揣籥以爲摩畫豈復有文
哉適足以資村學究之傳鉢而已岑偶與從子雨吉
行雨花木末間見其山勢逶迤岡巒相接平沙遠樹
互相錯連最有画師不可措手處何必非荆關不傳
之祕因語先生所集近代名家画册極一時之盛其
間千狀萬態皆從此中悟入幸假數册與之一觀將
以印其所見不願守此爲藍本也

高。遇。雨。吉。江。南。上。元。人。康。生。子。蔚。生。姪。

與馮青門乞筆帖。弟作畫，以甫離書室，仍慣用湖穎，世兄錦繡之敝帚，即可為弟丹青之利矛。幸貯以惠我，母謂中書不中書，遂棄之也。

甚有致

王巖。築夫。陝西長安籍江南江都人。

與雷伯顓書

佳集刻成幾何，聞季征欲助刻，費蚤成固善，但僕有一言，吾兄此事且宜稍緩。天地間至寶自有鬼神護持，雖欲沉霾掩蔽不可得也。此特就文章一事而言。若吾道所當成就盛德大業，有不止于文章者，不必沾沾自見也。芻蕘可采，勿以為妄。

杜濬

于皇湖廣黃崗人
茶邨集

復謝仲玉

濶別十年，遠枉書問，感歎不已。中間談及故鄉兵火蕭條，田廬蕩析之狀，殆一字一淚，甚矣吾兄之老而善悲也。孔北海云：憂能傷人，弟敢謬獻狂言，少寬左右。何如嘗竊以為人雖修偉立地，不過五六尺，極人

印南華蒼
蒼之說

之。力。造。為。樓。觀。臺。榭。拔。地。而。起。不。過。數。十。丈。於。此。有
 人。焉。登。峰。而。下。視。其。高。一。倍。則。人。物。如。螻。樓。觀。臺。榭。
 如。蟻。垤。矣。又。高。數。倍。則。墨。然。無。所。見。矧。以。無。窮。之。高。
 而。下。視。曠。絕。之。卑。所。見。但。茫。茫。一。氣。而。已。此。茫。茫。一。
 氣。者。終。古。如。一。也。然。則。極。世。局。之。變。遷。盡。人。情。之。悲。
 喜。總。不。能。越。此。地。上。數。十。丈。之。盼。誠。窮。高。視。之。除。茫。
 茫。一。氣。而。外。別。無。所。見。又。何。有。所。謂。古。今。理。亂。平。陂。
 往。復。者。哉。願。吾。兄。如。此。高。着。眼。則。知。人。世。之。紛。紛。擾。
 擾。忽。啼。忽。笑。說。成。說。敗。舉。可。憐。也。弟。流。離。困。苦。殆。倍。
 於。兄。獨。以。開。得。這。隻。眼。不。至。罨。殺。在。幾。片。屋。瓦。之。下。
 此。身。尚。在。豈。偶。然。哉。非。相。念。之。深。不。傳。此。道。聊。當。千。
 里。奉。寄。一。劑。寬。中。順。氣。散。不。須。草。根。木。皮。也。一。笑。

與施尚白學憲

此論與子
合足使朝
宗地下心
折

侯朝宗後出才俊而根柢不堅火色未老尤好作妄
 語以行已意此最文章家無品處不知先生以為然
 否

與陳伯璣

維揚久聚不意吾兄一日別去遂挈家徑歸西江弟

不能歸之人。翻恨歸者為太。憇諦思始自笑也。尊選
 評點精切。惜墨如金。弟所願附不朽者。乃因循至今。
 未及料理報命。與豹人詩志。幾成兩負。其故何哉。大
 率詩名弟所好。懶惰亦弟所好。弟好詩名如魚。好懶
 惰如熊掌。是以相角而懶惰勝也。然弟積懶日久。如
 人頓頓。食熊掌過多。生厭。必將有時而取魚。則弟之
 勉。搜敝帚。覓便奉教。有日矣。并發千里一笑。

宋

琬

玉叔荔裳山東萊陽人
安雅堂集

借笑隱和尚水軒納涼書

僕性畏熱。避之如仇讐。以市廛喧隘。故逃之舟中。陽
 烏為虛。湖水如沸。若大白鷗鄉。幾無安放。四大處佛
 閣。左側水檻。芙蕖田田。與繩床相接。每坐其間。思為
 葉下。游魚那可遠。得倘蒙見許。此夜便携枕簟。信宿
 清涼國土。須菩提於意云何。

約王仲昭張鄴仙看花

永興寺老梅花。中之魯靈光也。僕亟欲一往。而門下
 以花信尚早。為辭。不知花之佳處。正在含苞蓄蘂。辛
 稼軒所謂十三女兒學繡時也。及至離披爛熳。則風

白鷗鄉湖
舟名

韻都減故。雖怪風疾雨亦當携臥具以行。僕已借得
葛生蹇驢。期門下於西谿橋下矣。



藏弄集卷之十五終

賴古堂尺牘新鈔二選藏弄集卷之十六

周在梁園客

周在浚雪客

周在延津客

曹爾堪

子顧顧菴浙江嘉善人

復魯將軍壁山

讀來教知為老僧後身。語語參悟。勝於臨濟劈頭一
喝矣。况高牙大纛中為衆生救苦救難出諸鋒刃。刀
劍之下。豈非真實修行。不必坐蒲團數穗。子枯對佛。

蘇子集 卷之六
燈前而虎頭之爲此者。使人知凌烟閣上自有如來也。容勉綴數行以附於合十回向之弟子。不知大法王肯容笨漢分一席地否。

與沈禹錫箕陳

漂泊單懷淹留匝月。高齋密邇累夕。傳觴使遊子獲所依歸。莊舄執珪之吟。仲宣登樓之賦。可以無作。臨岐道旁祖帳。不忍言別。能無折楊柳而銷魂。贈將離而揮涕乎。十五日抵武陟。憇公館。感使君之賢翼日渡河。屆滎澤。白茅蔽野。黃流嚙岸。回首河北之隰桑。

叙得疎疎
落落大有
雅人深致

有沃棊柿深陰。風土敷腴。眷念不置。十七日至鄭州。州倅乃宗弟。以秋曹左遷者。爲之載酒東郊三里陰氏水亭。鶯啼柳巷。鷺集蓮陂。解衣幕地。爲竟日遊。詩云。東有甫草。彷彿見之。十九日過中牟。二十日入大梁矣。問吹臺之廢趾。吊宋寢於平蕪。欷歔欲泣。况憂患之餘。求侯生而不得不。禁悲憤之填膺也。役旋聊述遊踪。以慰倦念。續南皮之良會。未知在何日耳。

李萬宗孝廉

炎日滯黍丘。累地主周旋。河朔之會似邁。古人而清。

雅極

泉朱李。冰井甘。瓜未。知何年。可續。能無。邈若。河山。之
歎。耶。辱手。函。遠存。餽。篆無。數。當南。陽。抱膝。梁父。高吟。
之。時。而。典。裘。賣。麥。捐。惠。過。豐。尤。感。故。人。之。厚。意。也。二
箋。勉。塗。附。正。此。中。陶。泓。不。良。更。甚。其。拙。擬。賦。一。詩。志
感。而。鴻。旋。頗。遠。從。容。當。踐。此。言。耳。

裴晉卿納言

浪遊。匪。歲。拮。据。甚。艱。舊。冬。跟。蹠。還。里。亟。為。售。產。計。而
先。業。甚。薄。同。于。車。薪。之。杯。水。不。審。空。中。樓。閣。亦。有。遙
望。如。霞。之。日。否。凡。有。可。為。地。者。萬。望。垂。如。天。之。翼。

昔情不忍

宋荔裳觀察

邯鄲。傀儡。聚。首。達。曙。吾。輩。百。年。間。入。夢。出。夢。之。境。一
旦。縮。之。銀。燈。檀。板。之。中。可。笑。亦。可。涕。也。

驚鴻游龍

又

留。連。湖。上。者。幾。及。兩。月。山。水。面。目。數。十。年。常。在。目。前。
此。來。獨。稱。快。意。者。有。荔。裳。暨。西。樵。鐵。崖。諸。公。詩。酒。倡
和。為。人。間。樂。事。况。皆。以。奇。禍。得。免。天。復。安。頓。之。湖。山
之。間。不。愈。感。彼。蒼。之。賜。耶。弟。刻。下。放。棹。言。旋。望。若。河
漢。回。首。不。禁。惘。然。

愴然中有餘韻

王猷定

于一江西南昌人遺稿

與友論文書

足下之言曰。文以氣為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子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且敞也。魯靈光之巋。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楊子之亭。葛氏之廬。之幽且閨也。亦甚不同。乃其為之也。楹。簷。椽。棧。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為人。根。荻。枝。葉。皆備。始可以為木也。然則辭固有所兼。體而氣。乃行於體之中者也。古人為是言也。有所兼。

能使人望之果腹

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夫劍之下型。未能斷。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分以玄錫磨。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為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

三峽倒流

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其何益之有。故氣之充。充於立體。而體之所急急。於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

落落最有奇氣

未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以貫之。範古以弘之。峻潔以行之。宛轉以暢之。有承蜩之專。有貫虱之巧。有解牛之神。故天下見其言。望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灑灑。瀨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耒耜。不可一日而闕如。黼黻丹青。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而後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於豐玉荒穀。不能相兼。春華秋實。不能相擅。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疵曠。房輝遠稱為五經庫。無益於時。殷踐猷號為五總龜。無補於世。是固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於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答。足下試寓焉。其以予言為然否。

與黃維章

杜老不能庇人手。畫萬間已令千古貧。士歡顏况勤懇篤摯。如先生者乎。一寸感私勒在崑崙之第一峰矣。

裁作短章又如此勁峻文人何所不可

白玉奇

元美江西金谿人
蘭臺集

與曾首士

蘇子喜人說鬼說夢。筭命非鬼。非夢。忽生哀樂。誠鬼夢之尤爾。李君去姑。令妄言之。君妄聽之。

與荆石

古人刀劍鈎冠之飾。非通古今。別然不然。尚不能佩。况吾輩以聲氣感天下。欲於數千里外。傾人心膽。苟非有道德文章為之本。不猶刀劍鈎冠之難服乎。則得羣無敵。似難卒至。然既有足下呼之。又可徐收矣。

陳允衡

伯璣江西建昌人
愛琴館集

與櫟園

尊朱之說。極是。朱子晚年。謂一部論語。直解到死。則其中或有幾微之未安者。後儒一一尊之。非朱子之志也。婁子柔常曰。昔者聞通儒之論。以為聖人之經。宜存眾多異同之說。以待讀者之自得。且漢人去古尚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盡廢。明初儒學之臣。不能將順聖主之德意。而狃於所聞。一切抹殺。此與介甫之私學何異。今之舉子業。自當以朱傳為宗。若好

曹丘作爾
語故自達

說得聲氣
二字有本
方不是浮
名動人

郝仲輿考
亭或問畢
竟可思

古博雅之士似宜斟酌古今之間不容守其固陋而已子柔醇雅之士而其言若此詎好異哉

復愚山先生

承手示論伯敬集言言刺骨手隘心狠真定評也。大略其所處在中晚之際復爲黨論所擠當時以大行擬科忽出而爲南儀曹志節不舒故文氣多幽抑處亦如子厚之不能望退之也。黨論以十亂呼之與鄒臣虎諸公同列皆好學孤行不肯逐隊之士幾同子厚見累于王叔文矣此其隘之之繇難與王李爭昌盛之運且與同鄉李翼軒先生不合翼軒大泌一書睥睨弇州南溟然類書成句未能解脫伯敬直欲以單辭片語貫革點睛視此纍纍者皆糟粕臭腐耳此先生所云心狠處莊生之言兵莫慘于志也冷之一言其詩其文咸主之卽從古人清警出如東坡留侯論且其意不在書史遷贊留侯意爲魁梧乃如婦人女子此皆是冷處豈以專近寂寞不用事不換字爲冷乎石倉所謂清而有痕是伯敬癖於冷之病非史遷東坡之冷也先生以爲何如不俗之說尤爲至言

讀書最有
眼力惟眼
冷然後能
辨古人冷
處

年來以罵
鍾譚為能
事近有稍
知折衷者
此更獨推
伯敬洵有
確見

曾記與楚中曹弱生論書法。衡謂某某今日草書可謂登峰造極。曹云我但覺愈登峰造極愈俗耳。此是禪家三昧難以言詮。即來翰見示愈好愈俗者也。然今人功力未深遽求不俗遂流為李賀盧仝之鬼怪與夫郊寒島瘦矣。賀之出于離騷郊之原于漢晉此豈一切不學者所能然哉。伯敬之究心經史莊騷以宦為隱以讀書為宦其人實不可及而于友誼尤篤。惟徐元歎張草臣諸君絕不師古附和景陵靈朴之說日趨俚弱致伯敬獨受惡名詞場諸公無不相習譏刺何哉。蒙采鯁生一言而窮其勝致豈不令景陵地下愉快。衡非偏有景陵癖往與牧翁曾面相折衷尚乞高明有以教之幸甚幸甚。

寄竇德邁憲使

衡昔避亂新安所傳隄法私得之程方舊人而折衷于去塵頗窮其源倘藉顧盼重理此事古人隱于酒隱于鍛。衡將欲隱于墨或近乎老氏守黑之旨既以自娛少取贏餘餬吾口猶之賣藥賣卜也其許子墨客卿一躡屨擔簦而來乎。

戚

珮

緩耳江南泗州人
龍花壇世一書

與盱眙令黃仲丹

五斗折腰已非英雄本色。况意外不虞。為友邦受池魚之過。非戰之罪也。區區雞肋。揮手謝之。東山賭墅。豈久淹者哉。但恨魯諸生抱膝閉門。甫得一知己。又為蒼蒼者妬而遠之。吾道孤矣。拙腕原不解書。信手無法。負損紈繭。愧如之何。贈櫟老十章。東顰自醜。不識遠可升。賴古堂近可塵。岸園筍否。私有請者。盱彈丸也。小有山川之致。唐宋來令尹公。率多名賢。古人流寓地。必紀述以誌。况父母其土者乎。鳴琴之暇。或典會所至。登高臨清。把酒賦詩。不朽之業。豈能讓之南宮。獨為玻璃左右間。餘石得人如存。永諸公同遊歲月。倡和詩歌。掃苔而勒之。亦千古一時也。夫吏何俗之有。彼無文章山水朋友之心者。彈冠則喜。解組則憂。黃先生執耳詞壇。鼓刀巖邑。出政令於風雅之餘耳。夫中有所主者。則外有所輕得。兔亡羊適為痛飲。苦吟之助。烏足芥雲夢之胸耶。許有介高雲客。未能識荆。不無天際真人意。幸為致聲。積懷如縷。尚思

不為雕刻
自是雅宗

一拜手傾倒。庶不負經年知遇之幸。嵩辰不遠。統俟
三稱紅樹白露。郡齋秋滿。可勝悵結病腕股慄。不能
作楷。應恕阮生禮法之疎也。

黎遂球

美周廣東南海人
蓮鬚閣集

報謝伯子

別承良規。以弟英風。太露爲戒。因往復深思。其說生
今之時。謂恐以此忤犯時忌。取死耳。弟歷遍江淮燕
代。覺比來流氛所過。其間士大夫遭之者。或奔逃而
死。或獻城犯法而死。豈盡以此故。其果有英氣者。則
戰鬪而死也。又孰吉孰凶。且夫人身百年間。修短同
歸。一灰以萬石君之數。馬足焉而死。以灌夫罵座焉
而死。楊惲種豆爲箕之詩。取死固也。馬援貽書教子
誠言人過。卽以是書言人過。取咎天下。亦安能盡得
趨避乎。求其無失。吾所當然者而已。

報劉生民

承諭空同詩文。誠如尊教。弟則謂其詩所以讓杜者。
在往往套用其語耳。若文章之氣。亦未大備。豈足以
當退之。仁兄試觀退之全集中。何嘗有一篇襲人常

羸羸落落
孤行已意
上則文舉
下則太白

粗服亂頭
不衫不履

全是自己
真面孔古
之傳人多
以此也

又一子雲
知已

格用人唾餘。或以法相祖述。則有之。如長吉飛光。飛光從西漢樂府中來。人皆不覺。退之佛骨表。亦從西漢奏疏來也。然豈必有叔敖者。在其衣冠哉。如此則人人皆可爲。何必優孟子雲。所謂有人。姓孔而字仲尼。是矣。太玄準易。此非姓孔而仲尼乎。要之太玄固自有真得。若徒襲易之皮膚。當不傳矣。前朝諸大家。如元美多用子長。晚乃變而爲蘇長公。于鱗意在修詞。步趨盲史。亦各有得失。皆此之故也。仁兄亦從其議論之所自起者而觀之。則知文章之道存乎其人。此其所以傳爾。詩之傳。則以韻趣勝。故唐之詩人。如宋之問輩。其品卑下。而詩乃不可沒。彼各有所得之趣也。桑濮之風。非乎。此其旨又悉之。三百篇。仁兄上下千古。必知其故。弟年來徒放言爾。季重先生以李白見許。又謂過之。果如來教云云。當之媿甚。然亦冷煖自知而已。

與鄭超宗士介

賦黃牡丹
詩者數十
人超宗士
介鑄金卮

黃牡丹之會。諸君子皆靈蛇在握。人人自以爲當得大將。何意漫吟如弟。遂爲錢牧翁首拔。以獲仁兄重

約壽詩狀
元糊名易
書馳使數
百里外請
定于虞山
虞山甲乙
回拆視之
狀頭黎美
周也至今
傳爲盛事

賚視昔者明月夜珠之句。若有餘榮。雖易書遙寄。可
否一出公評。與延譽獎借者。又自有別。懼無以當于
諸君子之心。則滋悚然而已。然他日過廿四橋。諸遊
人且爭看影園詠黃牡丹狀元。不獨可以免太冲委
頓。而且以道人落魄時。借揚州夢一幻。邯鄲癡想。正
不必問孰者真假也。

答尹昌庭

吾人遊世如一葉扁舟。過巨洋者。旦夕風波。安能保
其不起。然須定安。嘗靜坐以聽其息。若左右欹仄。輒

定力

長年三老
語足規其

又是定中
之慧

倚伏遷就。則倏焉東傾。倏焉西覆。顛倒之禍。反從自
已。甚之。弟近來每署二語。以自觀曰。天空海濶。孤月
獨明。嘗夜泛大海。見風雨驟作。一邊波浪。亦復有一
邊安瀾者。惟濶故也。雲霧洶湧。若撼天然。不知月在
天上。清光一毫不損。從安瀾處視之。覺黑風黑浪。不
過自起自滅。清光之處。未嘗稍變。惟空故也。竊謂從
此識破。便可正色立朝。反安心入鋸人板中。故年來
所遭絕奇險。而可怖者。惟安心聽之。無不止息。仁兄
道德堅固。知當更有所以益我。居今之世。以賄焚身。

此庸人皆能知之。若名爲累，殆有甚焉。試觀蔡邕至欲逃亡，而復以人皆識之。次且却止，然則反不若名不出鄉里，而面目使人難憶者之爲便矣。

宗元鼎

定九江南興化籍江都人芙蓉集

與汪蛟門

記鴈聲梧葉樓下傳杯頃刻三素春雲縹緲度元君之駕矣阿太藍橋遙補玉鏡之賀須致之雀屏中

與蕭靈曦

覽蕪城風雨圖覺煙霧溟濛隋宮如畫及讀新詩二

闕又柳陰路曲流鶯比隣那得不聽清歌喚奈何也

與人

余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即病或飲酌數夕亦然或

值勢利毀譽之場幾如溽暑置身赤日下此其器沉

淪於山林巖谷固宜而移家於窮鄉僻壤亦此意也

其居隣亦習知予懶余閒居亦未常至柴門外或客

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昔杜

生三十年未嘗出門孫軫問之杜指門外一桑曰憶

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余未嘗不向慕之惜乎不

予與定九交最久每對其人澹如菊澄如秋水同人中惟定九可稱靜者今觀數牘已令人鄙穢全消不待更接千頃也

能也。平。前。亦。以。其。美。而。未。嘗。不。向。其。之。貴。者。不。性。最。喜。書。值。兵。火。無。一。全。帙。然。殘。篇。斷。簡。與。古。人。交。朗。頌。其。佳。處。不。必。問。其。首。尾。從。來。亦。自。快。人。意。

張夙賁

繡虎浙江錢塘人

與謝全州論文章書

某再拜奉書獻菴先生閣下。先生過聽研齋之言。以作者相推。枉駕蓬廬。出僕所為文數十卷。縱觀之。先生復深相許可。以為研齋先生之言不謬。是過矣。夫

文勢浩浩落落有大
家矩範論
文亦能自
抒已見不
拾唾餘故
自可傳

北宋迄今五百餘年。不少文章之士。其文為世所傳。誦者眾矣。僕未敢以作者相許也。而先生與研齋先生稱僕過甚。僕未敢以為然也。第述僕與研齋平昔論文之指。各有不同。惟先生折衷其說。研齋之為文主艱難。僕之為文主平實。研齋曰文不入險出險不傳也。梁木之材。出於平原沃野。拱把焉。伐而為薪矣。不材之木。挺危巖。長絕壁。聳壑干霄。而匠石不敢顧也。桃李之實。三日而拆。十日而芽。三年而榮。十年而敗。且死。松栢之實。三年而拆。五年而芽。三十年而榮。

千百年而不敗。遇霜雪而不凋也。本之深者其葉茂。植之固者其年壽也。研齋先生之言爲上智言也。僕之言爲下學言也。僕之言曰。三代以後言有枝葉非聖人之言也。秦華之高不得弗高。非壘積土石以爲高也。江海之深不得弗深。非濬導泥沙以爲深也。雲霞之變不得弗變。非呵氣成蜃。噴霧成虹以爲變也。自司馬氏好奇文之始衰也。然上自五帝。下迄建元。中間二千餘年。君臣將相賢愚得失之故。爲文僅百三十篇。不少新奇怪異之跡。司馬氏好窮極奧。祕鈎深索隱。則有之。司馬氏無容心焉。昌黎宗之。格法少殊。其原性道。辨儒佛言。本孔孟其爲指也。正而不佻。直而不詭。其他干進之書。懟時憤俗之詞。好爲引喻。以伸其激抗悲楚之情。赴其抑揚進反之節。爲文益工。傷樸益甚。故後世學昌黎者。分爲兩宗。大者師其正大之指。小者嗜其怪異之習。趨大者難於見長。趨小者易於增美。風會然也。臨川廬陵紛然競起。唐宋以來。遂有八家。八家之中。兩宗互見。要之內之。必本於艱難外之。必出於平實。其道一也。先生聞僕言。若

許陽諸家
皆能切中

有合於心。復博詢近今所稱作家者。一爲常熟錢宗伯牧齋。一爲南昌王處士于一。一爲商丘侯文學朝宗。南昌商丘。僕友也。其人已死。常熟固在也。又長於僕四十年。僕何敢深論。第辱先生垂問之切。僕又何敢深諱。南昌之文頗雅馴。其失也拘。商丘之文頗雄肆。其失也莽。常熟之文博奧而盡變。其失也雜。南昌商丘游乎方之內者也。常熟游乎方之外者也。故南昌商丘有摹古之形。而常熟則能以變化行之。然其內之不能悉本於艱難外之不能盡出於平實。其失一也。若先生垂問所未及。以僕所聞作家頗多。僕尚欲竭其愚瞽。悉爲論列。以俟先生定其說。第僕有大惑不解。而往往與研齋先生深論之者。世儒不能學古人爲文。而第曰擬古人爲文也。擬古之病。至濟南而極。擬盲左。擬腐遷。繩尺步趨。不敢踰越。夫古之美人西施王嬙。其最著也。鑿今人之眉目。必求合於西施王嬙。而後止。肥者削之。瘠者增之。其不能以美觀亦明矣。然則八家之外。後而千古萬年。必有九家十家。極於數十百家。而不止。而第曰八家八家是方

妙論可以
解頤

隅之見也。擬古之癖而弗返也。有一意之未合於古。人必求爲波瀾以益之。有一意之或過軼於古人。必就其斧斤以琢之。極其至工。至梨園子弟而止矣。非能自爲顰笑也。是何異盆沼石巒。不盈徑尺而欲比泰華之高。江海之深也。噓釜餽之氣而欲吞蔽日月。呼吸風雨與雲霞同變也。夫文者華也。本者實也。漢人之文。能以文言道。俗事故不可幾及也。先生其取僕所言。集五百餘年以來。所稱作家而進退之。毋徒與時人較長短也。某再拜。

上龔周兩先生乞葬胡彥遠書

今年夏六月三日。錢唐處士胡介死。介年四十九。無子。老親白髮。撫屍而慟。死無以殮也。友人沈生陸生輩。經理其喪事。訃聞吳門。某與前御史姜公哭之。慟伏。念介少有高志。立名節。寡雜交。遨游公卿間。名譽甚盛。所至貴顯士大夫。無不欲爭識介者。而介獨彘然不屑。以明其孤介絕俗之行。獨稱述合肥大梁兩先生不去口。是介於兩先生有知己之感。非流俗所得同明矣。某又深有動於心。爲之言。夫處士不達困

頓貧賤。夭折以死。命也。死無棺槨。含殮之具。暴露曠野。莫爲揜埋。亦命也。子孫或斷絕。或有而流離失所。弗克饗祀。祖宗血食。斬焉。茫茫幽冥。無丘壠廟社。可依之鬼。蓋不知幾千萬矣。何況志節曠達之士。隨風雨上下。飄然江海。何所不自得哉。獨生人。繾綣之懷。如送遠客。不勝戀戀耳。况生有盛名。死有傳述。死亦榮焉。或生蒙疾。累毀譽間錯。及其骨已朽矣。後世讀其書。慨然想慕其爲人。恨不生同其世。與之交。惜其才而悲其遇。不知涕洟之何從也。是以前年金陵顧

與治死。去年南昌王于一死死之日。伶仃悽楚之狀。與介同。而與治遺文爲施愚山先生所刻于一遺文。爲周先生所刻。介獨詩文散失。亾可傳者。其生平筆札。頗有奇氣。無大著作。未能自成一家。不克與其名相副。是介生有盛名。死竟泯沒也。再遲之十年二十年。故交垂盡。及於後世。千古萬年。無復知所爲介者。是介竟死也。兩先生座間有上客。死而無聞。豈不痛哉。故某以爲言。願兩先生買山間半畝地。助之揜埋。題曰嗚呼錢唐處士胡介之墓。俾石碣所垂不至蕪

沒是兩先生。憐才愛士之盛心也。某再拜。

寄楊司李秦中書

與足下交十一年矣。而足下望吏議為罪人。匍伏待命者於今八年。去年冬與足下同策蹇驢。自京口龍潭江岸。至於石城。衝冒風雪。冰脆地滑。在泥淖中。十步三蹉跌。污垢滿面。皮膚皴裂。暮投逆旅。所向火對燎。仰天而吁。留石城。浹旬。放舟。下次於弘濟。颶風大作。江豚迎拜。白日晝晦。驚濤拍天。湍激澎湃。聲聞若雷。與足下投山僧乞食相對愁歎。歷三日餘。波平日出。晴江如鏡。順流而還也。今又歷一年事。乃得白。西入關。歸秦中。僕與足下同患難。久有兄弟妻子所不及知者。惟僕與足下自知之。倘不勝侮辱。一旦奄然。氣絕以死。非僕送足下。則足下送僕耳。今髮白齒危。幸俱克。係視息於其事。白而還。自此隔絕。不復共寢處矣。念後追前。涕零如雨。足下既去旬日。使僕惘惘。如有所失。不得與足下語。為書以寄之。足下居官。以能稱。有強幹之才。遇事敏斷。案牘弗留。又濟之以仁。人長者之懷。以威行其惠。足下既去官。為罪人。有歌

悲涼感悼大有漢人風味若僅以為八家之文未深知繡虎者也

思者然足下恃其能多傲上而凌下以是中構至論
死幾不得白今既白矣足下猶快快以足下居官不
得備上考入備天子臺諫乃墨吏議去官以是足下
終快快足下亦憶囚首屈膝北面對簿時乎斷獄之
官故相訶督箠掠盈庭呼號慘痛堂下人人惴懼足
下氣憤而色變詞格格不出口者屢矣納足下於圜
土之中與盜賊爲羣偃僂罄折以相歡笑是足下數
濱於死也足下之不死幸也足下既不死而八年以
來斷獄之官觀察使晉州盧公極刑死烏程姚公伏
法死汴梁張公三韓劉公病死江寧司李李公錢公
董公安慶司李朱公蘇州司李王公並伏法死直指
李公亦病死夫足下以囚首屈膝北面對簿之罪人
論死而不死斷獄之官南向危坐方執法而入人於
死乃先罪人而駢首藁街纍纍相枕籍以死死生之
際難可逆料如此僕與足下所嚴憚畏懼而惟恐獲
罪之官今十九皆登鬼錄矣足下尚快快不得意不
已過乎天地間陰陽順逆往復之理無小大一也八
年以來憂愁困辱屈不得伸是亦孤舟遇風蹇躓冒

照應有情
點綴秀蘊
讀之使人
怡然神悅

雪時也。今事白而還江平浪息扣舷而歌何所不自得而足下尚以爲快快耶。前去二千餘里西入關過華陰道上山高插雲河流如帶飛鳥上下翔集林木如迎歸客足下顧而樂之又不啻放舟江流時也。僕恨各天再見何日。漆沮多魚達於大河其時時放雙鯉東下。

與門人戴大矩論文書

不見足下九年矣。初足下從僕學爲制舉文纔十二歲耳。僕蒙難去未嘗與足下深言。汝兄某從僕爲制

舉文取高第成進士。僕去後足下數易師輒行行弗服。每憶十二歲童子時聞僕言與時師異過於高妙。又從汝兄轉述論文之指益神往焉。如秦皇聽徐福言海外蓬萊三神山可至神仙可求不得身至其處則欣然慕之。僕乃今以爲誤也。昨聞足下言讀時師所爲制舉文則欲嘔過矣。管子言惟直木能求直木。曲木又求曲木。今之主司無直木焉。展轉相求趨愈下。其爲文求圓滿庸熟耳。比於物如蟻垤轉糞然從衢路中求牛糞轉之爲丸竭其精力擇糞之至醇厚。

制舉文字
原不能過
高觀之歐
蘇集中可

見不得專
咎今人也

者。日。夜。而。守。之。以。糞。為。命。轉。之。為。丸。自。上。阪。至。於。下。阪。丸。既。成。穴。土。而。藏。之。環。子。孫。而。攻。之。聚。族。而。餐。之。丸。盡。然。後。決。竇。而。出。奮。翅。而。飛。翔。於。青。天。之。下。集。於。華。燈。之。館。鳴。鳴。而。鳴。以。是。為。工。力。之。既。充。得。吾。志。而。行。吾。道。也。如。神。龍。之。守。珠。然。其。不。崇。朝。而。澤。四。海。也。同。也。今。吾。子。曰。竊。聞。師。言。矣。欲。如。秋。蟬。吸。清。露。而。棲。高。樹。也。欲。如。山。蜂。采。羣。花。而。釀。膏。蜜。也。是。大。不。然。時。方。求。蟣。蝦。之。糞。而。吾。子。獨。以。秋。蟬。之。露。與。山。蜂。之。花。當。之。非。不。芳。薌。而。馥。烈。也。與。蟣。蝦。之。糞。大。殊。矣。足。下。

其一。棄。僕。向。所。言。轉。而。求。之。蟣。蝦。以。為。師。乎。某。白。

謝良琦

石驪獻菴廣西全州籍江西安福人
醉白堂文集

與應仲謀書

前年使者從虎林歸辱足下賜書念僕孤立無與援欲僕於天下士及平生親故少見峻絕僕非敢如此也。以足下之相知猶尚言此况世之眈眈於僕亟欲得其過以肆其謗訕者哉就欲作書還荅會遭讒賊致煩白簡既苦待理無暇又詞中所引且云僕與遊客某某相結約竊念誠如此將足下之說可不辯而

此篇幾於
盡情盡態
矣筆下却
極寬舒意
思却極含
蓄長江大
河風日流
麗真是文
章曠觀

明也。僕性本孤寂。少時在里中。里中兒相與談游俠。意氣。僕便不屑意。及長。讀聖人之書。頗知其道。以爲士君子立名砥行。莫先於自重。其身故往往嚴去就。慎取與不苟爲。然諾。然於蓄道德能文章之士。則又篤好而深慕之。蓋僕生平所惡。止是浮薄不自愛重之徒。而非謂交天下士當盡用其嚴冷也。逮後遊宦南北。所見天下士不少不肖者。且勿論。卽士大夫亦類不能如僕之所期。僕始嘆息失望。便欲獨寤寐歌。不與世交接。顧猶未敢決絕。此皆足下所深識。僕豈

好爲崖異。嶄絕者哉。今足下又以此教僕。狀則足下謂今天下士果何如也。自古大聖大賢。其生也不偶。則守其道。獨行而不悔。此士之常也。今則不然。不別賢愚。不度才德。皆傲然自命曰遊。其平時相對慷慨。嘆息則必曰遊道。嗚呼。何其怪異者歟。以僕所見。其人大率依阿。澆忍。挾持涼薄。不過希望人恩澤。居恒剽竊章句。學爲詩。學書。又學爲大言。矜詡其同姓同里之達官貴人。或自言與達官貴人某某交厚。昏夜向人乞憐。得請則再三至不已。不得則肆意詬罵。同

此僕意中
語亦常筆
之于文今
見石臞此
篇代僕發
洩盡僕文
可以不出
矣

遊無賴。一唱百和。當官者畏其奸。不耐其絮聒。勉強承受。當時惟不肖者爲然。近者士大夫莫不然。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僕於此輩雖拒絕。至平生親故如此輩者亦繁。有徒自始仕至今。亦數過從矣。僕離青溪後。在江南三年。近日待理。又二年。從無一人見問。或道塗相遇。皆側身趨避。不避亦不交一語。近聞僕事白得任。又相顧色喜。嗟乎。足下謂此輩果何如。而謂僕能堪之耶。然僕之遭讒賊被罪。以至於今日者。其禍亦原於此。足下之教僕者。

是也。僕生平每自謹飭。不敢有所缺陷。獨見親舊見僕如此。以爲刻薄寡恩。不肖者見僕如此。以爲落落難合。逢人便謗議。舒洩其憤恨。士大夫見僕如此。以爲自尊大。聞人妄言某某。僕遇之厚。遂輕相信。羅織以爲罪狀。嗟乎。僕誠不願有此患。生於疾惡太甚。而世之蓄道德而能文章者少也。以此益憤憤。便欲掃迹滅景。自投深林。又念遭際清時。不忍捐棄。且半生苦心述作。未有成就。欲與當世賢人君子講習討論。鄉者得二三人。近又得一二人。酒杯議論往復。肝膽

呈露不假膠漆自然訢合無間。足下謂僕於天下士果一槩峻絕者乎。抑亦有所推擇也。足下之教僕皆足下厚愛僕之意。特僕深惡此輩。欲一盡言之耳。足下得僕書。倘不以爲過。或者其輟然而笑耶。

尤爲侗

展成江南長洲人西堂雜俎二集

上龔總憲書

使士終身不遇知己而不用。或誤爲不知己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己矣。上欲援之。而阻於格。下欲攀之。而懸於勢。逡巡却顧。而時已去。機已失。使

變化相馬之語能使宿事一新

知。已。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効。用。知。己。之。羞。斯。則。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於。九。折。之。坂。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淒。然。長。嘶。伯。樂。亦。潛。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稍。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十。里。賈。行。五。十。里。乘。千。里。馬。安。之。雖。其。旁。人。無。能。以。千。金。市。之。者。設。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燿。左。

右嘆羨。價增十倍。然是馬也。寧老死于九折之坂。而不願為圉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為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閣下其誰哉。攬四方之紀綱。秉百工之刀尺。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而猶傾心於下吏。肯首於愚生。褒尺寸之才。揚纖毫之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閣下之知。侗為特奇。而幸。侗之受知於閣下。為獨至也。然侗之年已踰三十矣。跼蹐於卑官。棲遲於絕塞者。三年於茲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

卒然。溘霜露。填溝壑。雖欲長侍門牆。豈可得哉。又使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侗必流離坎壈於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侗將長為農夫。以沒世。而玉堦方寸地。迄不敢望焉。侗固已矣。獨使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為有知己。如此而士尚不用。有士如此。而尚不為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疎有不慕者。轉而為嘆。幸者變而為悲哉。夫才雖天生。而器由人造。豫章之材。莫不知其良也。荆山之璞。莫不

仍以喻結
彷彿鄒陽
枚乘諸書

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之。曲之以爲輪轅。方之以爲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雕之以爲杯斝。飾之以爲佩環。而木與玉終無言。以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樗。櫟明堂之砥。硤笑人千載。而其時卽有卞和郢石者。見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于未遇之時。悔恨於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石之能言者。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爲圉夫牧吏所得。與樗

櫟。砥。硤。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於知己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周

荃

靜香江南吳縣人
自香池上集

招櫟園飲

僕所居園。雖無奇觀。然是顧青霞宿構。頗爲閒嬾。客所稱。石不奇。映以老梅。頗有致。樹不多。參錯以石。頗有映帶。池不廣。然垂柳拂之。頗如穀室。不甚幽。然不燥。不濕。頗可坐卧。室中所懸画。雖太舊。然是李營丘手蹟。董文敏三過而三跋之。頗爲識者所賞。酒不甚

老死此中
足矣

清然是三年宿醞多飲頗不使唇裂主人雖老然不
憊頗能盡夜奉客歡櫟園以公事至雖忙然頗可偷
半息暇一徘徊樹石間看舊人畫聽老夫娓娓述吳
中逸事以佐飲天下無不忙者况服官然天下事亦
忙不得許多偷半息暇且過我飲為是

袁于令

令昭釋菴江南吳縣人
音室稿

與人

辱君虛懷好問謹以四語奉助名譽人之賊也安逸
道之賊也聰明詩之賊也爽快文之賊也

王士祿

子底西樵山東新城人
十笏齋集

與林鐵崖書

僕性本狂簡然辨眼能識奇人嚮在湖上結友竊以
先生為第一約而言之先生之異人者三鬚眉奇古
略如李伯時所畫羅漢相則異在容貌下筆落落能
為崢嶸俶詭之詞出入於孫樵劉蛻之間則異在文
筆每當讌會竹肉間作或值徜徉山水之際時而意
得忘言則如釋迦拈花達磨面壁時而快論斗發則
如春雷奮蟄奇鬼搏人則異在性情語言先生自謂

模寫酷肖

鉄崖落落
穆穆土木
形骸正是
中散一流
人世無山
公誰復能
啓事者此
西樵之所
以有是書
也

自鄉人卓吾老子而外誰堪相儗者故僕奉懷詩有
云李老推前輩林翁躡後塵百年還二子茲地足畸
人筆墨狂奴態鬚眉古佛身竊謂於先生有頰毛之
似也顧僕以疎慵頽放嶽崎歷落可笑人亦荷先生
於疇人中識其小異記先生過我湖樓抵掌千古既
而見謂先生幸自愛天下雖大如吾曹者落落數人
耳僕每維茲語真有仲翔一人之感矣比聞先生由
褚堂移寓湖干結跣拄頰晞髮披襟與兩高六橋相
晨夕况味當不惡又聞彼中當事頗有一二肯爲營

旅食之資此其所遇過僕遠矣獨聞先生經營舟車
尚思一出僕不揣愚昧私謂不可以先生彊項自審
能化爲繞指耶以先生古貌古心自審能不吐不茹
乍迎乍拒耶以先生笑兀支離自審能截鶴續鳧適
時諧俗耶有一不能卽方馳驅王路僕且將遺書相
勸曰先生其休矣矧林卧方安烟霞可戀纓組何物
足以相牽耶憶先生與僕語每自恨無威光察先生
之意不過以一處隱約便爲市兒里婦所狎玩追念
升沉不能不時有斯感耳然吾曹所爲威光豈車前

八。騶。之。謂。耶。古。來。儘。有。位。甚。高。儀。觀。甚。偉。車。服。呵。殿。
 甚。都。且。盛。而。其。人。奄。奄。泉。下。比。於。曹。蜎。李。志。者。又。有。
 禎。禍。不。完。糠。粒。不。飽。而。歌。聲。滿。天。地。為。水。火。所。不。能。
 傷。魍。魎。所。不。敢。害。者。此。其。威。光。又。何。等。耶。况。舍。人。爭。
 席。正。有。道。之。所。貴。哉。先。生。儻。果。有。嚮。意。一。讀。僕。書。亦。
 可。听。然。一。笑。脫。轄。而。折。軸。矣。

王士禎

貽上阮亭山東新城人
漁洋山人集

與友人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

真是解人

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
 斷。亦。在。意。會。而。已。右。徐。渭。書。夏。珪。山。水。卷。語。極。雋。遠。
 可。思。非。特。書。畫。而。然。也。僕。嘗。論。詩。文。有。句。斷。而。意。連。
 文。缺。而。旨。屬。故。能。文。者。不。關。組。字。練。句。而。反。於。無。字。
 句。處。迴。翔。筆。墨。盤。礴。意。氣。噫。未。可。為。尋。行。數。墨。者。道。
 也。

與汪茗文

頃。閱。除。目。乃。知。足。下。遷。兵。馬。司。為。之。罷。酒。撫。膺。升。沉。
 固。無。足。較。然。使。我。曹。得。五。湖。三。畝。之。宅。筆。床。茶。竈。稱。

江湖散人假之數年俾就刪述之業豈不甚盛即不然而上林蓮勺閒曹冷署托跡仕隱之間此復何與人事而造物者必欲挫之簿領勞之冗劇屈指振古以來文章九命未有坎壈若斯之甚者也前書來欲買屋洞庭此語不遂靈威丈人固不許汪生獨卜鄰邪仙舟當以何時北發道路舟車都下食指皆可念奈何奈何。

紀映鍾 伯紫江南上元人

與樸園先生

晉人有嘯
音一書然
書傳而音
不傳矣遠
林乃能嗣
遺響於千
年之後亦
一振奇人
也

遠林易簣時以其詩藁付映鍾。兩年來適辜負其意。

惟置之案頭不離左右而已。昨先生語及遂欲刻而

傳之。遠林從此不朽矣。然遠林不獨工詩又善嘯。詩

則可藉棗梨以傳而嘯不可傳。傳其不可傳者非得

先生繪風之筆不能播其遐徽也。倘以諧聲之字譜

其天籟之鳴一披楮素如嘯龍吟阮藉孫登間世接

武正使一切聾啞人從遠林既逝後聽之如半嶺驚

聞。眾山皆響矣。此調不彈惟遠林振之。惟先生揚之

豈獨嘯而已哉。

汪楫舟次江南休寧人家廣陵

寄櫟園先生

讀度穆陵以後詩。楫意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人苦為氣質所限。塗硃抹粉。都不得當。屈先生為王李家言。寧不迥異。然楫終不欲先生與近人較也。賴古諸集。何嘗無氣色。若於天然氣色外。更欲小試神通。怖諸作者。未必不傳。但添出一分氣色。定挫過一分性情。於方寸終不愉快耳。

楊繼芳

仲延直隸南和人
頤中集

與人

昨奉直指檄。謂

朝廷治罪生者。霑恩矣。至有身斃囹圄。冤啼夜月。往往

因而為厲。殊當憫惻。州邑其出示諭之。擇日唱名釋

放。以示優恤。僕今日造冊提名。逐牌喚出。出飯漿紙

錢。以資冥路。秉誠慰諭。觀者如堵。隱隱亦若有聽聞

者。陰陽無異理也。

直指何人。此舉大奇。身死囹圄。並幽冤亦不得出。實有此理。只是世人不信耳。記此一則。以見仁人君子于瘐死者。尚復垂恩。而殘忍刻薄者。偏欲將生者斃之于獄。何其存心之不同也。

唐末允宰相張文蔚中書舍人封舜卿奏名儒方
干生前不遇者十有五人賜孤寬及第賜孤寬及
第釋孤寬出獄皆人意
想事均是菩薩心腸

李日華 九疑別號竹懶○再見
李太僕恬致堂集

與董獻可茂才

初集中及此集前卷所載先生尺牘皆從雜刻中搜羅者頃孔文在從先生嗣君會嘉索全集貽我始得

僕以修條例備考住貢院中空濶幽寂頗協素心刪
削吏牘之餘時或篝燈偷讀古人之書意味淡心有
欲起舞者大都古人不可及處全在靈明灑脫不掛
一絲而義理融通備有萬妙斷斷非塵襟俗韻所能
摹肖而得者以此知吾輩學問當一意以克拓心胸

盡窺先生之秘選事將終得此火齊壓多寶船為之作喜竟日

為主門下賦才極高鍊學已苦到古人地步實是不
難不知平日頗亦於性靈上簡點一番否門下藉此
斷絕往來試於一物不容之地時時勘驗作何境界
是何滋味瞥起瞥倒是誰轉換沒巴沒鼻作何料量
不妨如是勘較晨昏以之勢窮力極必有爆然迸出
一段光景為君受用視之飽蠹食而鑽牛皮者千萬
不同此非誑語幸門下信之

答吳臨川本如

世事悠悠忽忽不知何所底止日執手板隨人短長

先生通籍
三十年家
食者已過
其半故落
筆皆難進
易退之言

何如把茅蓋頭支折足。鑄煮糙米飯飽餐快嚼而究。
幡風話也。丈天機迅利。道眼明白。豈亦以浮虛夢幻。
爲實境。而置尺寸其間乎。弟於名宦。素如嚼蠟。近因
病目。謝絕人事者三月。默坐靜參。極知富之不如貧。
貴之不如賤。動之不如靜。有用之不如無用。恨不卽。
灰心絕念。豈可復添火益薪哉。昔呂純陽下第而遇。
雲房翁。傳授度世之訣。白香山煉丹廬山草堂幾就。
忽鼎破爐翻。而翼日忠州之命下。徵召之不及。安知。
不欲送我於青巖翠壑中了。三生業障耶。且弟之謫。

劣迂疎。何益於世。年來潦倒。特爲親竊祿耳。若文瑰。
瑋。澹宏。上人憐念。聞日來兩院有一會。揭赴部以扶。
公道。丈與金谿丈首列。而弟亦與焉。此固爲國歛材。
者。自致其惓惓。而吾輩何所與知也。身爲傀儡。入石。
火光中。而線索付他人之手。果何欣果何厭也。廬阜。
天下奇絕處。李生近能折松當塵。爲衲子談。爲道人。
談。爲無町畦之談。丈過此。爲一鬯其抱乎。

寄吳沔陽養晦

不佞褊衷如矢。門下坦道如弦。匡廬之遭。自謂一合。

先生四上
章乞休
朝廷有孝
思恬致之
褒故即以
恬致名堂
讀此可得
先生居朝
梗槩

意可鳴鏑以破群邪。不知奸革周遮。讒梧亂下。未虛
兔窟。而弦斷鏡傷。俱歸淪落。下惠取黜之道。其驗如
此。又復何言耶。然不佞細觀物理。百途擾擾。萬變營
營。祇是造化一戲。吾輩時當進用。正是其所飯之塗。
所羹之塵耳。一旦值其既倦。勢不得不棄遺。而拾瓦
礫。此寧可置一念其間哉。門下襟懷廓徹。道眼無瑕。
久已覷破此關。不佞方復及此。亦猶談刀貝於貪夫。
誇蛾眉於淫士。語傾詐於險流。申明潔於貞女。采椒
益蘭。援珠金玉。重增一番歡喜緣耳。不佞仕不期鐘

鼎隱。不差市塵。納屣歸來。實與屠沽爲隣。讀書彈琴
之暇。間出窺里中少年。縱飲攘臂鼓掌。咀嚼狼籍。迨
其既醉。號呼叫罵。恣行胸臆。不復知簡。而人亦以其
憑酒斂衽避之。然而心弗許也。而鼻飴之。狸尾搖之。
大方潛其几。下偶投一骨鬪爭。信信不佞熟視。慨然
曰。世態具是矣。然不佞不屑與若輩爲徒。亦不敢與
若輩較。何也以造物者方羹之飯之。而忘其塵與塗
也。我兩人意。豈有二哉。

東岳水部石帆

作邑吏借事煉心亦是人心得益處然徵科敲朴訊鞫逢迎件件是一爐猛火善用則煅鑠日化不善用則金氣日消蓋亦魔佛關頭也安得高明如丈者日臨其側爲之鼓簫抽薪噓寒戢焰以調自然之火齊乎丈英靈廓徹具不世之資年來堅忍研玩亦幾至透脫之地他日一出必當日無全機然丈今處無事切當有事弟適任事又當應之以無事孟子言養氣則曰必有事言用智則曰行無事蓋氣用本虛易散所貴暖性不斷智用涉實易留所貴烟燒不着此固

古人煉事煉心之密旨也弟每與丈譚輒不能自禁其狂言丈又因其狂而取之故不敢不自竭以待材擇

與石夢飛

真是樂事

蘇黃諸君每讀書得一字異義必以相告於食物得一味可口輒以相哺蓋爲道誼深重故耳足下屢修此於不佞而不佞媿無以報也

東岳石梁

年兄佩斯文正印爲八閩司衡彼中山海諸奇且爭

上而主試
下而視學
真人生快
事

妍以俟采擇。憶垂髫時。與年兄遊膠庠。捧學使檄。則
惕然戒心得。其片語。嗟賞則欣然。志滿今且身爲此
官。視向日景象。何異泗上。長縱觀秦皇帝時也。真儒
生極快心事。藉令兄竟掇京卿。建中丞節。不小紆途
轍。何以有此哉。曠隔之久。極欲一把臂。奈病體尚在
靜攝。日從青芝赤箭間。作生活。卽蠹簡且絕。翻酒囊
則高掛壁耳。知榮發有期。不勝悵結。

藏弄集卷之十六

完



程